



五场歌剧

向阳川

甘肃人民出版社

向 阳 川
(五场歌剧)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20

10096·144 定价：0.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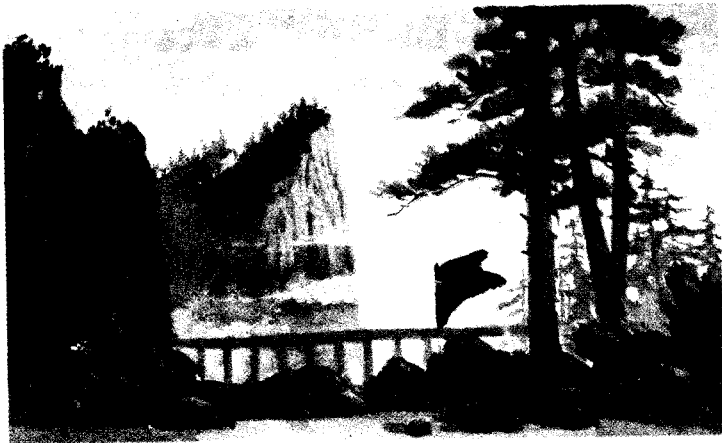
一、五场：在大队部门口



二场：常翠林家门口



三场：陇河峪谷



四场：陇河岸边

前 言

《向阳川》是甘肃省歌剧团一九六四年创作的新歌剧，一九六五年十月曾去北京参加汇报演出。

在这次演出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先后亲临剧场，观看了两次演出，并专门安排时间，接见编剧、导演、作曲及主要演职人员。总理对《向阳川》的创作，给予热情鼓励和大力肯定，说：“这个戏很有生命力，把大跃进、三面红旗和共产主义风格完全典型化了。”

“好歌剧比较少。现在西北又出来一个《向阳川》。”“我要推荐这个剧本……其他剧种也可以演一演。”同时，通过精辟的分析，指出了剧本的不足之处。如：关于翠华这个人物的生死问题，总理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三大革命运动中，都会有牺牲的。翠华为公而死，重于泰山，是值得表扬的。以为建设时期，就一帆风顺，没有牺牲了，那容易造成和平麻痹思想。我们是为后代、为未来创造幸福。在进行革命、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战斗中，都会有英勇献身的好同志，如雷锋、王杰、向秀丽都是。在《向阳川》这个戏上，不要搞大团圆主义。”总理还特别鼓励剧作者，要继续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总理说：“改好以后，我再来看你们的戏。”

此后，剧团几次试图对《向阳川》重新进行修改。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处处都得用“三突出”之类的框

框去套。最后形成：作者不想改，演员不愿演，观众不爱看，只好作罢。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向阳川》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光辉照耀下，也获得了新生。剧团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对一九六五年的演出本作了修改，将翠华改为真正的壮烈牺牲，重新搬上舞台，和广大观众见面。

现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大力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向阳川》所歌颂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主题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对当前跃进的火热的斗争生活，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将这个剧本重新出版，以宣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寄托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缅怀。

编 者

人 物 表

- 常翠林 女，三十二岁，中共向阳川生产大队支部书记。
- 常翠华 二十五岁，公社医疗所大夫，共青团员，翠林的妹妹。
- 常大伯 六十多岁，贫农，翠林爹。
- 常大妈 五十多岁，贫农，翠林娘。
- 宁永禄 男，五十岁，党支部委员，向阳川生产大队大队长。
- 宁大婶 四十多岁，贫农，永禄妻。
- 虎 子 二十多岁，共产党员，永禄的儿子。
- 兰 英 女，二十多岁，共青团员。
- 梁爱农 男，二十六岁，某医学院五年级学生，在农村实习。
- 尕老汉 五十六岁，生产队长，贫农。
- 郭 勇 男，三十多岁，党支部委员，大队水电站负责人。
- 陈 锁 男，三十多岁，下中农。
- 崔 进 男，二十多岁，知识青年作业组组长，共青团员。
- 女队长 二十多岁，兼向阳川生产大队共青团书记。
- 水大爷 六十多岁，红旗公社社员，贫农。
- 姑娘甲、乙 红旗公社社员。
- 男女社员若干人。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六三年夏收之后的一个傍晚。

地 点 大松山下，陇河岸旁。

向阳川生产大队办公室门口的场院。正面望去是陡峭苍翠的大松山和激浪耀金的陇河水。台右是钻天杨，向阳花环抱着三间崭新的瓦房，门口挂着“陇河人民公社向阳川生产大队”的醒目长牌，窗口放有电话机。左侧有碌碡、风车及麦垛。

〔幕后合唱：

跃进的红旗迎风展，

万朵彩云衬蓝天；

丰收歌掀起陇河浪，

黄金垛堆满向阳川；

层层山水层层笑，

人民公社是铁靠山。

〔幕在合唱声中启。

〔男女社员欢欣鼓舞地劳动着：有的筛小麦；有的扛粮食；兰英摇风车；陈锁挑麦草。

翠 华 （神采奕奕地站在麦垛上，把陈锁挑上来的麦草垛

起来。她直起腰，用袖子擦了两把汗，看到晚霞把家乡涂抹得格外秀丽，又见丰收的欢乐渗透了每个社员的心田，不禁漫起“花儿”）

哎……哟……

远看陇河一条线，
近看陇河浪冲天，
远看麦垛象黄金莲，
近看麦垛是金山。

兰 英 （兴奋地跑到高处，和翠华对唱起来）
（唱）

黄金莲开遍陇河岸，
丰收图高挂在松山。
白衣战士在麦垛上站，
一指头能戳破青天。

翠 华 （接唱）

你敲响铜锣我敲响鼓，
我戳破青天那一个敢来补？

兰 英 （答唱）

有三面红旗来引路，

众社员 （唱）

公社的社员们都是补天手。

尕老汉 （扛粮袋上。见状，风趣地把社员们推开）
（唱）

我说小伙子呀，
姑娘们哪！
你们都去打歼灭战，

补窟窿的事情交给我孬老汉呀。

众 人 （大笑）

（唱）

跃进的“花儿”飞过水，

欢乐的歌声飘过山。

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汗水浇出了丰收年。

〔众在欢乐声中下场。电话铃响。〕

翠 华 （跑到窗口接电话）喂！我是翠华……啊？翠林呀！她到公社党委开防洪救灾的紧急会议去啦……

（提高声音）我姐姐到公社开会去了。大队长正在装车呢……什么？……这一万五千斤粮食要是卖晚了，水电站的机器就买不来了？……对，对，我马上告诉大队长。（放电话）

兰 英
陈 锁

（关注地）怎么？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

〔永禄扛一袋粮食出现在他们身后。〕

永 禄

（闻声惊）啊？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

翠 华

（笑）不是。刚才大队文书从县上来电话说，眼下到县供销社买机器的社队很多，咱们的粮食要是卖晚了，水电站的机器可能就买不上了。

永 禄

噢！陈锁！你快去告诉孬队长一声，车装好就出发，把牲口的草料带足，路上吆快点。让他们别忘了，水电站的机器可是咱的命根子！今年秋田亩产量提高三成，它还要起重要作用呢！

陈 锁

好！（跑下）

兰 英

（怀疑地）大队长，咱把水电站修成啦，亩产量真

能提高三成？

永 禄 只要水电排灌工程一完成，那就算入了保险库啦。天旱夺不走，水淹丢不掉。往后啊，全县的那面稳产高产、旱涝保收的大红旗，就要在咱向阳川大队长期落户喽！

翠 华 大叔，自我从医专毕业回来，在这两年的农村工作中，我亲眼看到，咱们的家乡时时刻刻在变，真是一天一个样子，越变越新，越变越美啊！

永 禄 是啊！（极其兴奋地）再过几年，还要变得更新更美呢！

（唱）

新农村，新模样，
日日夜夜换新装。
千条渠道织成网，
百里河堤稻花香，
苹果石榴护川道，
绿柳红花罩村庄。
拖拉机播撒幸福种，
水电站送来日月光。
毛主席修下的通天路，
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

众 人 （合唱）

毛主席修下的通电路，
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

翠 华 （接唱）

金线线绣起家乡的山，

银线线绣起家乡的水，
咱们生就这创业的手，
要把那一穷二白一齐推。
我愿做一只展翅的鸟，
永远跟党朝前飞。
纵然有狂风暴雨来拦路，
翅不折来头不回。

- 永 禄 这才象山窝窝里飞出来的鹰，应当有这个志气！
- 兰 英 大叔！翠华没给咱贫农丢脸，自打公社派她来支援水电站工程，总是和大伙一块参加劳动，干活呀、看病呀，看病呀、干活呀……
- 翠 华 兰英，再别夸我了，我离党所要求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差的可远呢！
- 兰 英 嗯！要是你那个“宝贝”对象呀，想让我夸他，我还没功夫呢！
- 永 禄 （不以为然地）咳！梁医生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在农村锻炼过，咱不能抓住棉花当线使呵，这次下来实习，我看还表现得不赖嘛。等他明年毕了业，我还想把他给咱们大队……（做抓来的手势）啊？
- 兰 英 大队长，你想的倒挺美气。可人家梁大夫看不上咱这“山窝窝”，等他毕了业，还要把咱们的翠华带到“大城市”里去哪！
- 永 禄 嘿嘿！他真是想一口吃一个月亮，口气可不小，那不行！咱们队里的姑娘，谁也别想拉走！
- 女队长 （匆匆跑上）大队长！河水一股劲往上涨，有一段堤

埂叫洪水冲垮了，水都快淹到尢老汉的家门口了。

永禄 那三小队的人呢？（奔向陇河岸边）

女队长 都已经去啦！

永禄 好！咱们走！（欲走）

翠华 大叔，让我们也去吧？

兰英 不要乱阵脚，你们照旧干场上的活。

〔永禄扛铁锹与女队长下。台后传来鸡娃子的嘈杂声。

翠华 （扭头发现鸡在场上吃麦，大喊）哎！谁家的鸡在场上吃麦子了！（下）

〔兰英走进办公室。虎子背着电线，转业军人郭勇拿着皮带等物上。

〔宁大婶伸着一双粘满面的手，迎面而来。

宁大婶 虎子，看见你爹没有？

虎子 没有，妈！我们也正找他呢！（走进办公室）

宁大婶 （劳劳叨叨地）唉！找他回家吃顿饭比寻个夜明珠还难哪！

郭勇 大娘！这就叫“大伙忙着办电站，忘了睡觉和吃饭”嘛！（笑）

虎子 （从办公室里出来）妈！你在这里等着，我到那边找找去。（下）

〔翠华上。把一只死鸡放在一边。

宁大婶 （热情地迎上去）哎哟，翠华呀！你妈到处找你吃饭呢，还不快回去！

翠华 大婶，我还忙着呢！

宁大婶 忙，忙，忙！再忙也不能不吃饭呀！

翠 华 你不知道，大婶！刚才一群鸡在场上吃麦子，我怎么也轰不走，谁知扔出去一块石头就打死了一只，我得问问是谁家的，把鸡还回去，再给大家道个歉。

宁大婶 咳！这是谁家的鸡？也不管好，怎么放出来吃麦子呢！噢，鸡在哪儿？我看看，我就不信一石头就能打死！（走过去看，失声地喊叫起来）哎哟，翠华呀！你样么把我下蛋的老母鸡给打死了？

翠 华 大婶，我可不是有意要打死它！

宁大婶 唉！

（唱）

不管你有意没有意，
它是我二升黄豆换来的。
场上的粮食象山一样，
一只鸡能吃多少粒？

翠 华 大婶，这话可就不对了！

（接唱）

春耕夏收汗如雨，
汗珠一粒麦一粒。
哪怕它糟蹋一颗粮，
一颗粮也是集体的。

〔永禄挽袖卷裤，扛锹上。〕

宁大婶 （极不满地）唉！你这个当大夫的也就管得太宽啦！

（唱）

向阳川，
有你们医疗所里多少地？
打麦场，

哪一颗粮食是你的？
山神爷闯进了土地庙，
鼓大磬小与你啥关系？

永 禄 （大声地）啥关系？社员哪个不知道：“庄稼堆上场，管好鸡和羊。”谁叫它糟蹋集体的粮食？

翠 华 （上前解释）大叔……

宁大婶 （继续辩白）它是咱们家的……

永 禄 （打断）咱们家的怎么样？咱们家的鸡就可以糟蹋大伙用汗水浇出来的果实？正因为是大队长家的鸡，才更应该往死打！

宁大婶 不是，我是说，是那只下蛋的……

永 禄 （打断）下蛋的也一样，快拿去收拾一下，待会儿翠林开会回来，我叫她和翠华到家来吃“尝新面”。

宁大婶 啊？

永 禄 还不回去！

宁大婶 （心痛地提着鸡，欲走，对永禄）你还吃饭不吃了！

永 禄 哎！快回去吧！

〔宁大婶嘴里咕噜着下。〕

翠 华 （扑到永禄跟前，异常感动地）大叔，我刚才一失手……咳！

永 禄 翠华！你做得对嘛，往后碰到这号事，管得越多越好！

社员甲 （边喊边上）翠华，翠华！我爹的气喘病又犯了。

翠 华 （关切地）你爹在哪儿？

永 禄 在水电站工地上。

翠 华 好！（提起药包，对社员甲）咱们快走！

〔翠华和社员甲匆匆下。郭勇、虎子上。〕

郭 勇 大队长，我们到处找你啊！

虎 子 爹！我们架电线的材料都备齐了，明天能动工了吧？

永 禄 好！等翠林回来，商量一下就办。

〔崔进上。兰英随上，收拾风车。〕

崔 进 大队长，今晚上社员授奖大会还开不开了？

永 禄 开！（稍顿）噢！对了，今晚上翠林还要代表党支部给你们知识青年作业组奖一面红旗呢。

兰 英 那翠林书记今晚上要是不回来呢？

永 禄 我打电话催催。（走去摇电话）喂！我们的翠林，什么？她回来了？

〔幕后传来翠林的歌声：〕

中华儿女斗志昂，
毛主席的教导永不忘。
身在茅屋想世界，
面对陇河望海洋。

〔众闻声拥上河堤。〕

〔翠林驶着一只筏子顺流而来，在热情的招呼声中，跳上河岸。〕

众 人 （极其热情地）翠林！这几天陇河暴涨，水大浪高，你怎么从水上回来了？

翠 林 有急事啊！

永 禄 这个我知道，防洪的事我都布置了。

翠 林 不光防洪，还有救灾呢！

永 禄 救灾？翠林哪！咱这儿不存在救灾的问题。

陈 锁 对呀！

翠 林 可咱不能只看到咱这一个队、几百口子人，要看到更多的队，更多的人。

永 禄 更多的队？更多的人？

翠 林 是啊！

(唱)

新社会，新风尚，
一队有事万队帮。
刚才在公社开了个会，
古牛湾发生了紧急情况！

众 人 古牛湾出什么事了？

翠 林 (唱)

瓢泼雨下了四、五天，
山洪暴发席卷村庄。
转眼间陆地变大海，
房倒屋塌一片汪洋！
快到手的庄稼沉水底，
储备的粮食全冲光。
社员们被困在山坡上，
身上缺衣肚内无粮。

众 人 (合唱)

新社会，新风尚，
一队有事万队帮。
书记啊，大队长！
赶快把办法想，